

逆境中找回自信

2004年的元旦,我还没有起床,我太太轻声把我叫醒,手上拿着一封信,没有等她说话,从她的神色,我知道事情不好。她小声告诉我,剑桥大学没有录取张良。

圣约翰学院的来信很简单,说合格的考生太多,很遗憾没有录取张良,但是已经把他的材料放入第二期候选人档案中,如果两周内没有得到其他通知,张良报考剑桥大学就没有成功。拿到此信,我的心情倒是平静了许多,一个多月的焦虑算是有了一个终结。张良考剑桥有可能不成功,是预料中的事情,考虑到这个消息对张良的情绪可能影响很大,所以没有马上叫醒他。

吃完早饭后,我太太把剑桥大学的信递给张良,告诉他坏消息。张良接过信迅速地看了两遍,什么也没有说。那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大概是我们在英国最安静的一个新年,平时爱说话的张良几乎什么也不说,我太太也不愿意多说。到了下午,大家的情绪都平静一些了,我才又提及张良考剑桥大学的事。我认为张良这次报考剑桥大学不能说是完全失败,绝大部分考生是不能录取的,张良能进入第二档,说明他的条件离剑桥的要求并不远,这么多年的努力学习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后来得知,那年报考剑桥大学的人数是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七人,而剑桥大学录取的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五人。

新年的晚上,张良通常是到同学家里去与同学一起过新年之夜。温切斯特公学的同学来自英国各地,住得很远,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所以在新年的晚上他仍到初中同学那儿去。像往年那样,他去了他在宋顿中学时最好的同学麦克家。麦克报考的是牛津大学,打算学历史。他如愿以偿,牛津大学已经来了通知,虽然是预录取,凭麦克的能力,高中毕业时考三个“A”没有任何问题。

新年后还有两周才开学,是张良高中第二学期的第二学期。那两周里,张良他们十八个“学者”考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消息陆陆续续

都知道了。这些同学中有十一个收到了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有两个收到了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张良和其他四个同学都被剑桥大学放入第二期候选人的档案中。不幸的是,他们这五个再也没有收到剑桥大学的通知。张良的朋友中除了乔治,其他都进了剑桥大学。

新年后,张良要返校了。开学返校后,他周围的“学者”同学大都考进了剑桥大学,他心里上的压力将会很大。在没有通知以前,大家的情况是相同的,都面对是否能考上剑桥大学的压力。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些要去剑桥的同学自然情绪高昂,更加自信,甚至更加自傲。那些去不了剑桥的同学会情绪低落,没有自信心,甚至感到自卑。特别是多数同学都要去剑桥和牛津,没有考上剑桥和牛津的是少数,所以没有考上的同学压力会更大。那些考进剑桥的同学课程很少,而张良还有三门重要的A-Level课程要学。我们担心在这样一个心理压力大的课程繁重的情况下,他能否面对困境,依然像从前那样有效地学习。

离家返校那天,我准备好给他谈一下我的想法,希望他能振作起来面对现实;我想鼓励他要成为一个强者而不要成为一个弱者。

让我很欣慰的是,张良比我想像的要坚强得多。他说他还要继续学数学,也要继续学英国文学。剑桥大学没有录取他,说明他的能力可能比其他同学差,但是不能因为剑桥大学没有录取他,他的能力就不如以前了。就这样,张良带着一封没有被剑桥大学录取的信和更坚定的信念返校了。

第一次透露梦想

阿诺对权势和力量迷恋不已,不仅迷恋肌体所能展现出来的力量,还迷恋统治这个世界的强权人物。他开始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为“阿诺”。他有许多激励自己的方式,但这还算不上其中力度最大的一种。他发明了新的运动锻炼方法和激励手段,使用特殊的器材,选择不同的训练场所和不同的陪练——任何可以让“阿诺”无休止地集中精力于训练的方法,他都采用。他每天锻炼五六个小时,这本身就是一天的工作量了,然后他又会在体育馆里做额外的训练,连晚上的休闲时间也是如此。

可能有很多健美运动员像阿诺一样艰苦地训练,但绝没有一个人能比他训练得更艰苦。他从不浪费任何时间,就连限速驾驶他都认为是浪费时间。阿诺有个朋友开车很野蛮,认为把车开上人行道,然后在翻倒在街上前把车倒回去,根本就没那么。阿诺也效仿他的做法,结果收到那么多违章超车罚款单,以致驾驶执照险些被吊销。

1967年秋,阿诺回到了伦敦。在这儿,阿诺认为只有一个人是他走向成功的障碍,那就是青年组美洲先生头衔的新得主——丹尼斯·蒂纳里诺。阿诺试图寻找任何一个可以获胜的机会,他第一次开始使用一些比赛中的小花招、小诡计,这些花招和诡计在健美运动中从未出现过。他从不试图掩饰自己的行为,甚至在后来非常自豪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次比赛的裁判之一是阿诺的好朋友瓦格·贝内特。“他在帮我,向我传授经验。”



人物传记

利默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通过这位可能会改变美国政治面貌的奥地利移民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及其性格上的多面性,直接展现了一个现代版的靠艰苦奋斗而功成名就的故事。本书精心采访了几乎所有与阿诺·施瓦辛格关系最密切的人士,包括他的良师益友、健美运动中的竞争对手、他终身的挚友、第一任正式女友、他的情人们、他的长期公关秘书、经纪人、制片人、导演以及政界的朋友和对手。

阿诺说。他不仅是个裁判,还积极地替阿诺出谋划策,共同商议取胜的妙计。

布泽克有他那家健美杂志的记者证件。“我派他去当间谍,看看蒂纳里诺住在哪里,他的状态如何。”后来阿诺骄傲地透露说。很显然,贝内特和布泽克的做法非常不公平,而且根本没有必要。无可否认,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阿诺依然无休止地耍弄花招,这似乎完全是在浪费精力,并且降低了他所取得的一个又

补缴税款

许半夏勉强地笑道:“付科,怎么有空过来?不好意思,我刚刚出门回来,让你久等。”

付科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微笑回答:“我在这儿足足等了你两天,你也好样的,这儿除了会计和守门的,都没有一个负责的人。你坐下,我问你一点事。”

付科把一叠今年年初的记账凭证拿过来交给许半夏,严肃地道:“小许,你看看你那个月的进项发票,其中有十张万元票,从汕头一家贸易公司开来的,你回忆回忆,有没有什么不妥。”

许半夏回忆了一下,印象不深,便翻开凭证找,一边笑道:“付科,不会有错吧,违法乱纪的事我是从来不会做的。”很快就翻出付科所指的发票,许半夏一看见就想了起来,便吩咐会计道:“我记得这笔生意是春节刚过的时候就打过了的预付款,用的是电汇,因为太慢,他们又不相信传真件,我们还吵过一架,你找找,那张电汇单子应该在的。”

会计应声去铁皮文件柜里翻找春节那个月的几张凭证,果然许半夏记得不错,对照着银行账,很快就找出那张电汇凭单来。这期间,两个公安目光如电地审视着许半夏,可能是在探究她的蛛丝马迹。而两个税务稽查则是翻翻这本凭证,看看那本凭证。

付科他们两个接过会计找出的凭证对照着发票看了看,确实是同一家贸易公司。付科与他的同事对视一眼,道:“你再回忆一下,你的这批货卖给哪一家了。”

许半夏想了想,便接过付科手中那本有汕头那家贸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易公司发票的凭证翻看,一边自言自语道:“不是这个月的就是下个月的,应该是同一个月。”几下翻看,果然就在这个月上。因为许半夏的生意营业额少,只有开万元发票的资格,所以销项发票也是厚厚的十张。

付科翻看,见没有疑问,轻声与同事商量了一下,才清了清嗓子,严肃地道:“小许,你一定知道这回轰动全国的汕头虚开增值税发票大案。根据上头提供的虚开发票号码,你获得的这十张增值

税发票都是对方公司非法所得,而不是从税务机关以正当渠道获得,所以你这几张发票无效,不能作为抵扣凭据。你必须补缴这部分税款,并按规定接受处罚。”

许半夏不干了,这怎么可以叫她补缴?又不是她的错,再说补缴需要十几万,别说这会儿没钱,有钱也不能缴那冤枉钱,还有罚金,光滞纳金就不是笔小数目了。“付科,这不是我的错吧,我正正规规做生意,付钱买货,对方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随货送来,很规矩啊。而且我们都是按规定每月月终到税务机关认证了到手的进项发票后才做账的,你看认证的凭单都在。你们当时都没看出有问题,我们怎么看得出来?这个责任不应该是我的,要补缴税款那也应该也是汕头那家公司的事。”

付科脸上也是有点尴尬:“小许,你这话也不是没道理,要换作以前,我们都是要考后再执行的,但这次与以前不同。这次追缴税款不是总局的决定,而是中央的决定。你知道,汕头那些皮包公司都已经没影了,哪里还追得回来税款?所以上面规定,虚开的发票在谁手里,就由谁补缴。”

十几万,看来是逃不过了。许半夏强笑道:“付科,我最近的钱都压在材料上了,你看,这是电汇凭单,这是钢厂开的发票,所以手头连一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再说现在就要过年了,我就算是想把钢材卖了,换了钱交给你们,可能也卖不出去,所以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立刻去家里把房子的产权证都交给你们抵押押着,明年春天我拿钱过来赎回,行不行?否则真没办法了。”

细心照料

老宋为樊松子煲了鸡汤。这是记忆中绝无仅有的事。

樊松子到家的时候,浓浓的香气在屋子里弥漫。老宋将汤煲在电饭锅里后,就去医院接她了。走出手术室,一眼看见老宋,樊松子不免诧异。昨天,她只说了句“明天去医院”,老宋并没什么表示。看见她,老宋忙走上前伸出手来,“还好吧?”那手停在半空中。樊松子冲他笑笑,点了点头。

两人一起打的回家。司机是个小伙子,樊松子坐在车后座上,心情愉快地注视着他的侧影。越看,越觉得像成成。她将手轻轻地按在肚子上。

樊松子买回了很多的书和磁带,都是有益胎教的。每天临睡前,她都会听上一个小时音乐,在舒缓的乐曲声中入睡。为了不影响老宋休息,也让肚子里的孩子安静成长,樊松子让老宋搬进了成成的房间。

她将卧室装饰一新。墙上贴了好几张大头娃娃像。每一张娃娃都胖乎乎的,咧开嘴来,呵呵笑着。她看书。看以前从来不看唐诗、宋词,还有经典散文。还轻声地念出来,她想这样肚子里的孩子才会听见。

每天起床后,她都会做一套孕妇保健操,晚上出去散步。老宋在家时,会陪着她。两人出现在小区里,认识的人纷纷和他们打招呼。自从肚子里有了这个孩子,樊松子再也不允许自己消沉、低落了。她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微笑。起初,笑容有些生硬,渐渐地,那笑容就像从她心底里开出的花了。看见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樊松子总有走过去说说话的冲动,

黑色的蚯蚓



悬疑小说

王芸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的姐樊松子与老宋的婚姻出现危机,儿子成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失去儿子之后,樊松子特别渴望再生一个像成成一样的孩子。新生命终于在她肚子里孕育,樊松子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扰乱了她的生活……

可她克制住了。她肚子里的孩子毕竟和人家的有所不同。

樊松子害喜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记得怀成成时还好,吃得、喝得、睡得。她想,可能这个孩子有点认生呢。她强迫自己吃,吃苹果、核桃、面包、鱼肉、鸡肉……只要有营养的,都吃。吐了,抹抹嘴,再接着吃。三个月后,孩子不再让她的胃翻江倒海了。他开始动了。

先是极其微小的蠕动,像肚子里掀动一小股风。这时候,樊松子会停下手里的毛

一个胜利的真实性。从心理意义上来说,这种给自己打气的设计却是至关重要的。阿诺需要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远远高于自己的对手。

决定性的预赛时间到了,阿诺却还在旅馆的房间里蒙头大睡。贝内特打电话给阿诺把他喊醒了。阿诺飞快地套上衣服向走廊跑去,在最后一秒钟站到了自己的对手身边。

第二天晚上,阿诺被授予业余组宇宙先生称号。就在同一个礼堂里,阿诺去年获得的是第二名。“尽管我刚刚20岁,但已经是最伟大、最优秀的健美运动员了。”阿诺在自传中宣称,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真的。还有一项更高级别的赛事,那就是专业组的宇宙先生比赛。

阿诺训练井井有条,非常有系统性,他在体育馆的训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赢得宇宙先生称号不久,他就给雷格·帕克发了份电报,把那自己胜利的消息告诉他,并且表示希望帕克能信守承诺邀请他去南非。帕克言出必践;他回电报安排了一下财务事宜,阿诺在1967年12月就乘飞机去了非洲。

阿诺作为帕克家的客人在约翰内斯堡度过了圣诞节,这一经历在他感情上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那个圣诞节,在他给雷格的所有礼物中,最珍贵的就是他的梦想。在那之前,他从未敞开心扉告诉过别人自己的梦想,但是在他给帕克一家人的一张纸上,他列出了自己的目标。

“我想像雷格一样,多次蝉联宇宙先生称号。”他傲气地说:“我想像雷格一样进军影坛。我想成为亿万富翁,然后再从政。”

线针,放慢呼吸。可孩子安静下来,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等她重新拿起针,倏忽又是一股风。他俩就像一对捉迷藏的伙伴。

老宋将苹果一箱一箱往家搬,他说多吃苹果,将来孩子会很聪明。樊松子喜欢看老宋削苹果,他削的苹果皮长长的一条,盘在一起是好看的螺旋形。老宋在外应酬的时间少了,经常回家来做饭,让樊松子歇着。都是她爱吃的菜,还三天两头地煲汤。樊松子开车十来年,皮肤变得黑暗粗糙,现在白了,细腻了,白里泛出健康的红晕。看见的人,都说樊松子年轻了、漂亮了。

五个月后的一天,樊松子洗澡的时候,突然地,肚皮上拱起拳头大一个包来,眨眼工夫,又消失了。樊松子停下手来,静静地站在那儿。可肚皮一片平静。

洗完澡,樊松子躺在床上,将衣服敞开来,仔细瞧自己的肚皮,耐心地等待。突然地,圆滑山坡的左边隆起了一个山包,眨眼工夫消失了。接着是中间,是右边。她能感觉到一只小拳头在山坡下面,欢快地舞动。

“他开始动了。”晚上看电视时,樊松子对老宋说。现在,他们是一处宝藏的共同守护者。她有义务将这么重大的变化通报他。

老宋扭过头来,眼神透着欣喜:“真的?我,我可以摸一下吗?”

樊松子微微愣一下,将头扭过去,点了点。老宋的手慢慢伸过来,五指张开,轻轻罩在樊松子的肚子上。仿佛得了感应,小家伙在里面伸了一下拳头,老宋感觉到了,嘿嘿笑起来。老宋笑得像个天真的孩子。